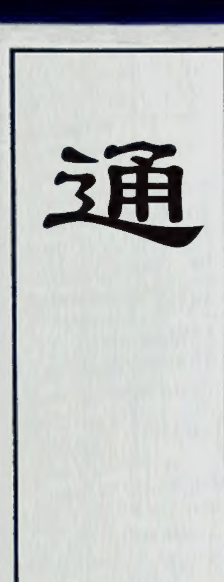

通紀

通紀卷第八

後魏道武帝　明元帝　大武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前廢帝　後廢帝　出帝
西魏文帝　廢帝　恭帝　東魏孝靜帝

愬按魏之先出自黄帝軒轅氏黄帝子昌意昌意有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代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隨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録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後六十七代威震北方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畋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

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明日請還周年復會既周年至畋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言訖而去即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即神元諱也神元卒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遣子文帝如晉且觀風土是晉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賓之冠以父老求歸至武帝時又如晉後數代與晉和好至平文皇帝諱鬱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絃士馬將百萬是歲晉元帝即位江南聞晉愍帝為劉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石勒自稱趙王遣使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絶之講武有平南夏志

崩後至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次子也卧則乳垂至席崩諡為獻明皇帝獻明以上有二十四帝並追諡也

後魏太祖道武皇帝諱珪獻明子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北體重於常兒弱而能言目有精耀父死即代王位年號登國國改稱魏後十年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皇始即永元二十一年也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大舉兵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三十餘萬旌旗駱驛一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寶棄城走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以下悉用文人帝初志中原留心招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悉引入見人人得盡言苟

有微能感蒙叙用遂略地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於是河北悉平初令王經群書悉置博士以崔宏爲吏部尚書帝在位十四年崩年三十九帝初服寒食散藥發而妖異數見憂懣不安歸咎群下進見者或行止失度或喘息不調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多手自擊殺死者皆陳於天安殿前臣下危懼人不自保時國中有讖曰珪厄清河死萬人帝欲滅清河郡手殺萬人以厭之夜恒變易寢處人莫知之唯愛妾萬人知其處帝子清河王紹與萬人通懼罪同害帝帝數曰清河萬人是汝耶立明元帝帝誅紹及萬人　公子曰魏之道武始立大號觀其器用足爲一時之傑乎先生曰道武經略之志將立

覇階而才不逮也末年沉痼加以猜虐不能任下禍及方悟不亦晚乎（一作不能任命逢生而欲移宗旨下云）

明元皇帝諱嗣道武長子母曰劉貴人帝聰明有度量非禮不動帝母既賜死道武召帝告之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欲令婦人後與國政吾故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道武崩即位改元永興後并州胡數反問計於崔宏宏曰胡衆雖多而無猛悍生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伏信者以討之賊必望風震懾帝從之遂平北寇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於帝帝詔群臣議之公卿咸云函谷天險裕何能入揚言伐泓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疑之以問崔浩浩曰

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已久
矣今口死子幼乃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入
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
如此則姚泓無事而我受敵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
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
也使劉裕勝也必得我假道之惠使姚氏勝也亦不
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是
我物今不勞兵馬可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
利上策也帝不從遣長孫嵩拒之大爲劉裕所敗帝
乃延浩問曰劉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其事得濟否
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
今裕乘危而伐之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勇

何加慕容垂浩曰吾𠅘父祖之資貝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元北擒慕容超南平盧循裕若平姚泓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雜亦不能守之關中亦終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至潼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對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軍兵衆雖多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經國之用而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嘗私論近代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略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瑋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豈易敵乎帝乃止夜半賜浩酒食而罷能帝在位十五年崩

年三十二
太武皇帝諱燾明元之長子生而體貌瓌異太祖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明元帝有疾命帝總攝百揆帝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即位改元始光詔諸州坑沙門毀佛教分遣兵士燒掠寺舍後有一僧號曰白足杖錫至宮門帝大怒命斬之屢斬不損帝乃延上殿頂禮悔過帝南征至瓜步大江宋人甚懼乃徵百牢于宋遂班師所在殺戮青徐百姓罔有孑遺春鷰歸巢皆窠於林下軍士又以嬰兒於空擲之而以稍接之用以為樂後又大破蠕蠕高車驅掠牛羊畜産數百萬降者二十萬皆用崔浩之策也後召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示之曰爾曹視此人雖纖

尪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而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伐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也後又平赫連定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沮渠蒙遜使人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明年欲伐沮渠牧犍帝先問於浩浩對曰天軍若出必擒之矣斤等曰牧犍西垂下國朝廷接以藩禮不如且羈縻而已尚書古弼曰彼無水草何以畜牧浩曰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李順曰吾曾目見何用爭之浩曰順等受人金欲為之辭謂臣目不見便可欺也帝乃詰斤等辭旨嚴厲形於顏色斤等不敢言於是遂討涼平之地多水草如浩所言立子晃為太子帝初南征晃涖于內帝怒晃晃懼誅欲

爲逆帝知之乃詐死使人召晃晃至以鐵籠罩之捷三百遂殺之文成即位追尊晃爲景穆皇帝帝在位二十九年年四十三崩帝儉約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采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今天下未安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及臨敵帝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相繼而帝神色自若

公子曰魏之太祖太武孰與爲輩　先生曰太祖太武俱有異人之姿故能闢土擒敵窺覦江外然善戰好殺暴桀雄武禀崆峒之氣焉至於安忍誅殘石季龍之儔也

文成皇帝諱濬景穆長子即位改元興安中常侍宗
愛悖逆既誣搆太子晃太武殺之太武崩愛矯皇后
令立南安王余尋又殺之帝既立寘愛五刑誅其三族
初復佛法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官仰射
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
二百餘步遂刊石勒銘勑士人不得與技巧卑姓為婚
帝在位十四年年二十六崩
獻文皇帝諱閎文成長子即位改元天安帝雅薄時
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爭
乃止太保等奉皇帝璽綬策皇太子宏即位上尊號
為太上皇徙御崇光宮採椽不斵土階而已帝在位六年
而遜位群臣奏皇帝幼冲陛下宜揔大政太上從之後馮

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弈太上因事誅弈太后不得意尋害太上崩年二十三　公子曰魏獻文禪位厥子其義云何　先生曰易稱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萬乘之尊鴻名也四海之富大寶也鴻名大寶三五之君尚步驟於茲矣獻文忘情九縣脫屣萬機傳位嗣子克昌鴻業窅然汾水不亦美乎

孝文皇帝諱宏獻文長子帝生於平城神光照室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淵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顯祖尤愛異之五歲受禪悲泣不已獻文問之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改元延興幸洛陽周巡故宮趾跡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誦黍離詩為之流涕乃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其同姓者分為十姓不相婚

娶南齊雍州刺史王奐被誅奐子肅來奔帝寵任之其宮廟衣服制度禮樂皆肅所定太皇太后馮氏崩帝毀傷過禮太后性嚴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崩帝不知父死由太后也帝在位二十九年年三十二崩帝有至性年四歲獻文嘗患癰帝自吮膿進食者嘗覆熱羹傷帝手帝笑而恕之雅好莊老尤精奥義嘗經比干墓自爲弔文樹碑表焉太子立是為宣武帝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謂非常之人 先生曰後魏代居朔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士俗遵彼要荒孝文卓爾不群遷都瀍澗鮮□□而龍袞冕旒□□裘而被龍

家衣冠號令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之才豈能至此比夫
武靈口口不亦優乎然經國之道有餘防閑之禮不
足臣主俱失斯風遂遠若其威儀技藝魯莊公之匹
也虧損盛德吁可惜哉
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第三子母曰高貴人初夢為日
所逐避於床下日化為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
孕而生帝焉孝文崩即位于晉陽改元景明南天竺
國獻辟支佛牙延昌元年京師穀貴出倉穀八十萬
石以賑貧者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
遣元紹檢趙循獄紹以循佞幸因此遂加口罰令其口口
帝責紹以不啓聞紹曰循姧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
而除之恐陛下復染哀帝之名帝以其言正遂止帝

在位十六年崩年三十三帝幼有大度初孝文欲觀諸
子志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竟取珎玩帝
惟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奇之立為儲貳雅好經史尤
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太子立是為明帝
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第二子母曰胡充華尊為皇太后
帝朝后於宣光殿群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時鄭祚為
僕射尋為太子太師從幸東宮帝幼弱祚懷一黃瓢
出奉之帝左右趙桃弓用事祚私事之時人號祚為
桃弓僕射黃瓢少師太后淫亂于朝帝年漸長頗有
嫌隙太后乃陰行鴆毒帝遂暴崩在位十二年年十九
靈太后胡氏司徒國珎女明帝幼弱太后臨朝幸西林園
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自射針孔中之大悅后

宣淫于朝為四方所穢鄭儼李神軌汙亂宮室又有楊白花有才貌太后逼而幸之白花恐禍之及遂奔于梁太后追思不已乃令文士作楊白花歌詞月夜令宮人連臂蹈足唱之聲甚悽惋焉元順時爲黃門侍郎諫太后曰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代太后慙而入召順責之曰何衆中見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言及明帝崩立孝文曾孫釗太后猶臨朝爾朱榮乃抗表云今海内茫茫異口一音皆言大行皇帝鴆毒致禍太后舉潘妃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以臨四海乃求之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榮乃率衆渡河遂至洛太后盡以肅宗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

后及少主於河陰並沉于河　公子曰孝明之謚符於
行耶　先生曰古人之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
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崇高斯風替
也久矣孝明衰運之時無夙成之德姧臣擅命女主
臨朝魏之宗社因斯而墜立名之義不亦乖乎
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明帝崩大都督爾
朱榮議廢立以帝有人望陰與帝通率衆來赴與帝
會于河陽帝南渡河乃即位榮害靈太后及王公已下
二千餘人以榮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太原王
帝遣榮討葛榮擒之改元永安榮還晉陽帝餞於
邙遂以榮爲大丞相進榮子文殊爲昌樂郡公又以
榮爲天柱將軍二年后産皇女詐言太子爾朱榮入

賀帝手刃之於光明殿初榮女先爲明帝嬪又欲上立爲后帝疑未决侍郎祖塋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何疑哉帝遂從之榮謂帝曰有人言陛下欲圖臣帝曰外人言王亦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疑每入謁從者不過十人皆不持兵仗帝素有圖榮之意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乃手斬之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榮子兆遷帝於晉陽帝遇弑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在位二年兆乃縱兵汚辱妃主立廣陵王羽子恭是爲前廢帝　公子曰孝莊逢陽九之運將立中興之業其不遂者何也　先生曰昔小白有鮑叔隰朋重耳有趙衰子犯然克清宗國遂伯諸侯孝莊羽翼異心脊無聞

英彥雖果於一斂之端終致夷滅之禍德之不建斯可哀也

前廢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子莊帝崩爾朱世隆等以帝潛黙□□有過人之量奉帝即位改元普泰以魏爲大魏高歡平爾朱氏議廢立大僕綦㑺盛稱帝賢明可以爲社稷主崔陵曰脩業既爲逆□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㑺言三師亦何名義舉由是被廢在位一年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可立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既如此惟有修真觀尋遇鴆於門下外省年三十五孝武後詔百司會葬用王禮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後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建明二年爲渤

海太守渤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令即帝位於信都大赦改元中興以歡爲丞相二年四月帝於河陽遜位於別邸五月出帝封帝為安定郡王殂於門下外省年二十

出帝諱修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子性沉厚少言好武事高歡假廢帝詔禪位于帝帝即位東郭入城改元大昌後與歡有隙帝曰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歡不答兵遂渡河即日帝遜于長安初江南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梁帝下殿跣足以禳之及聞帝之西乃慙曰虜亦應天文乎高歡使高昂追帝至陝西左右奔投山谷至湖城飢甚村人以麥飯壺漿上獻帝甘之復一村十月

宇文泰遣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迎帝至潼關謂貴曰
河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見洛陽親謁陵廟是卿
等功也帝與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謁見於灞上遂入
長安以雍州廨宇為宮以宇文泰為丞相泰於是披
草萊立朝廷高歡至洛陽遂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為
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始分為二帝在位三年宇文
泰潛行鴆崩年二十五謚曰孝武始宣武孝明間謠曰
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索魏本
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泰俗謂之黑獺也
惣按出帝與高歡有違言乃西入關依宇文泰都長安
後遇鴆毒泰乃立孝文孫南陽王寶炬為帝稱大統
元年

西魏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孫京兆王愉子宇文泰率群臣奉表勸進即位以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郡公泰與東魏戰諸將失律泰表請自貶帝詔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臣合伏鉞專征舉無遺筭而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抑此謙光恤子一人十六年東魏靜帝遜位于齊十七年帝崩在位十七年年四十五謚曰文皇帝帝為太尉時高歡敗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寮會弔者盡拜帝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死太師乎自居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遥觀見嵳峩山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務也

廢帝諱欽文皇長子宇文泰立之從周制直稱元年二年泰殺尚書元烈三年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等並垂涕諫不聽故及於廢辱初泰與公卿議廢立魏史栁虬執傳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嗣子年七歲文帝託於安定公曰此子才亦由公不才亦由公今若廢之恐負文皇付囑之旨泰曰咎在予遂爲所廢在位三年

恭帝諱廓文皇帝第四子宇文泰立之改稱元年以泰爲太師大冢宰以柱國李弼爲太傅趙貴爲太保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司空三年十月宇文泰薨帝遜位於周周閔帝元年正月封帝爲宋公尋殂

右後魏自道武王恭帝一十五帝凡一百六十一年而禪位于周

惣按出帝旣入關渤海王高歡至洛陽頻表請迴駕帝皆不答歡乃立孝文曾孫清河王子善見爲帝稱天平元年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宣王亶子出帝入關高歡口不克遂與百寮議推帝以奉孝明之後撤洛陽宮殿運其材木以營鄴都歡議遷都于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戸口四十萬狼狽就路收百官馬尚書郎以下盡令乘驢帝至鄴夜在佛殿問舍人和安叅星高下安曰臣不識叅帝曰天道雖復深遠何容頓不識叅高歡聞之以安愼密擢爲黄門郎二年以高澄爲大將軍高洋爲左僕射武定四年高歡發疾五年正月元日

日蝕不盡如鉤歡曰天爲我日蝕耶死亦何恨即日殂

於晉陽子澄嗣怨朝政澄嘗侍帝飲舉大觴曰臣澄

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

怒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

帝帝亦謝焉後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也臣父

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及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

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况妃嬪乎澄叩頭謝

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而幽帝及將禪位下

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

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嬪李氏誦陳思王詩

曰王其愛王體俱享黃髮期百寮拜辭帝曰今日不

減常道鄉公漢獻帝也衆皆悲愴遇鴆而殂

右東魏一帝十七年遜位于高澄在後魏正史自出帝後更列孝靜紀不取宇文泰迎立出帝以南陽王寶炬僭稱尊號也

通紀卷第八

北齊高祖　文襄帝　文宣帝　廢帝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脩人也六代祖隱晉元菟太守祖謐仕魏位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謚生皇考樹樹生神武神武旣累代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齒白如玉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自喜後至洛陽給令史麻祥嘗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遂傾產結客曰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後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

剪之神武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嚙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床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谷别爲一色將此何用也榮曰且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幼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亂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悦自是每參軍謀榮謂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咸曰爾朱兆也榮曰不然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也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及魏孝莊帝誅爾朱榮兆乃將兵攻洛陽執莊帝將送并州神武聞之使孫騰僞賀兆令軍覘莊帝所在欲邀刼之奉以義舉不果乃遺兆書陳其禍福

不宜賊害天子兆不納口口神武欲興義乃詐爲爾
朱兆書徵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
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神武親送之郊
雪涕執別人人號慟哭聲震地神武乃喻之曰爾俱
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
死後軍期又當死征稽胡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
何衆曰唯有反爾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
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
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
得犯軍令死生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
頓顙曰死生唯命神武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
討爾朱之意十一月攻鄴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

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遂據之爾朱兆自并州代鄴衆二十萬時神武步騎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道于時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共輔王室今帝何在乃合戰大敗之兆將輕走慕容紹宗反旗鳴皷收散卒整軍容西上兆乃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揚聲討兆師出而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正月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饗休息見泰軍驚走追破之兆自殺神武尊立孝武帝帝後與神武有隙遂遜于長安神武乃遷都鄴立清河王子善見爲東魏與宇文泰戰於

卬山誓其衆曰爾朱天下疆賊甚於猛獸我尚能摧之西賊寡弱繞比小狼比來與戰多有不利豈不由爾等已得飽足不肯用力清水白米何處無之高歡若不如宇文泰何不往降之衆皆感激於是勒陣不動宇文泰令士卒銜枚夜登卬山彭樂以數百騎為右翼馳入西軍伐而西北壅起彭樂使告捷西魏督將寮佐四百八十人皆為樂所虜樂追泰泰窘走且顧曰爾非彭樂乎幸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何不急還前營多收珍寶樂還入營得泰金帶而還報神武曰黑獺陋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泰之言對神武雖嘉樂之功而又怒失泰乃伏之於地親頓其頭舉刃欲下者三隱忍良久樂曰更付三千騎當為

王取之神武曰爾放時何帝令復言取平索𥳑子四壁樂頭因以賜之明日復戰神武衆潰蒼頭馮文洛扶神武上馬俱奔賀拔勝以三騎逐神武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破胡拔字）必殺汝也持矟追之矟刃將及神武氣殆絶段韶射勝矢中其馬神武乃逸去兩軍遂罷後將兵圍韋孝寛於玉壁累戰不利神武有疾還師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勉坐見諸貴近使斛律金歌神武和之哀感流涕又謂其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韓軌少戇宜寛假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加殊禮委以經略即日崩于晉陽年五十二神

武性深密高崖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尚儉素刀劍鞍馬無金玉之飾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敗亡故能克成大業盛矣哉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　先生曰神武潛謀於永安之際致捷於韓陵之間冲天之勢固足偉矣至於垂翅玉壁税駕晉陽雄圖不展智勇俱困然進爲徇魏之臣退作肇齊之主奇才大節亦有可稱焉

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尚東魏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辯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豫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高位者皆

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時孫騰高隆之高岳司馬子
如並處鄴都號爲四貴神武欲奪其權乃以文襄爲
大將軍文武賞罰皆禀於帝孫騰見帝一不肯致敬
帝叱左右牽下床以刀鐶築之神武謂群公曰兒子
長大公宜避之於是百寮見帝莫不震肅神武崩祕
不發喪侯景據河南反帝使慕容紹宗征平之帝朝
于鄴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
欽求贖之不許京與其黨十人謀作亂時京將進食
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殺我又曰急殺却京聞
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怒曰我未索食何遽
進京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床下賊黨
至去床遇殺時年二十九帝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

愼西叛侯景南反非直本懐狠戾盖亦有懼威略焉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冀方屢戰而翦兇徒一麾以清河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西幸覩避權逼歷數既盡適所以速闗河之定分焉文襄志在峻法急於御下禍生所忽盖有由焉

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太后孕帝有赤光照室及神武歸爾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共憂寒餒帝始生數月尚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帝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帝問已祿位但舉手指天而已帝内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若得

富貴相法亦何由可鮮唯神武異之神武嘗試觀諸子意口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又各配諸子兵而使用騎僞攻之文襄怖撓帝獨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及文襄遇害惣攝百揆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額明日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拜賀曰王上加點爲主乃當進矣尋授魏禪即位改元天保宇文泰率衆至陜城帝親禦之泰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還明年征契丹帝親踰山嶺爲士卒先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竟大破之獲十餘萬口雜畜十萬頭嘗於東山遊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將士西伐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帝在位十

年崩於晉陽帝沈敏有遠量文襄崩祕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之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劒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步立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叩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退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帝留心政術御下肅清六七年已後天下無事留連飲宴通日繼夜躬自鼓舞袒露形體傅粉塗黛乘駝馬牛驢不施鞍勒親戚貴臣雜錯侍從徽集娼嫗分付從官親覩無禮以為戲樂貴嬪薛氏甚被寵愛忽憶曾經與清河王岳私通命支解之弄其髀以為琵琶歎曰佳人

難再得又以刀子畫楊愔腹崔季舒託俳優言曰平公子惡戲因掣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幾下釘者數四焉又發工匠三十萬人營三臺於鄴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去二百餘步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了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帝沉湎日甚婁太后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天子母豈不知其聟眠時即當嫁箇老母與胡太后大怒自此不復開顏帝免冠辭謝乃設席於地脫背旣罰若請笞脚五十因此戒酒一旬復如初又令允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至紫陌乃墮於地凡所殺害或支解或火燒或投水蓋數萬人又誅諸元氏或父祖為王或

身嘗貴盛皆斬於東市九七百餘人悉投屍於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三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年乎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年三十一公子曰文宣狂悖之跡桀紂之所不為國富人豐不至於亂亡何也　先生曰昔齊桓奢淫無禮人倫所棄假六翮於仲父遂伯諸侯文宣鄙穢忍虐古今無匹委萬務於遵彥楊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人所以社稷猶存者也

廢帝諱殷字正道文宣長子母曰李皇后年六歲立為皇太子初學反音於跡字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

太子曰足亦爲跡豈非自反邪文宣崩即位於晉陽改元乾明八月太后廢帝爲濟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殂於晉陽年十七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文宣母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讀漢書李陵傳恒壯其所爲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即位改元皇建於殿前刖斬人謂王晞曰此人合死否晞曰合死恨不得其地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曰王公之言何可易殺自今已後爲公改之太后有疾帝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往辰際方還來往徒行不乘輿輦食飲藥物盡皆躬

親太后嘗患心病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指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講武免驚馬墜而崩在位一年年二十七

論曰神武平定北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茲鴻業内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其後縱酒肆慾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享國不永實猶斯疾濟南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孝昭早居臺閣政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時人服其能而譏其細也

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第九子孝昭母弟即位改元大寧又改清河大破周師乃於境上築吞周平隴定誇三城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乃傳位於皇太子

群公上尊號爲太上皇軍國大事咸以奏聞令宗士
素録古來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曰御覽置之左右
祖孝徵上書論和士開罪狀帝怒曰爾何事誹謗我
孝徵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飢饉故收
養之孝徵曰何不開倉賑飢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
怒乃以刀鐶築口孝徵大呼曰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
丹遂少寬之孝徵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如何帝
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邪孝徵曰項羽人□
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爾項羽起自布衣率烏合之
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財方得至此臣
恐項羽未易可輕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孝徵且吐且
言無所屈撓乃赦之在位四年年三十二崩帝記功志

過御下有方宰人飜羹汚御服恕而不問末年奢侈怠於政理每三日一視事唯署數字而已略無言語須臾罷入於是作金殿玳瑁床帳被席裀褥稱是後宮無復限數衣服皆雲母珠玉每一女歲費萬金寒月盡食韭芽常盛暑索肝鱠言出而三百盤立至生取其肝羊眼猶動　公子曰武成傳位可與魏獻文儔否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獻文之謝百辟克固皇家武成之委萬方傾覆宗祀知子之鑒無乃異乎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長子傳位改元大統帝昏亂加以㬥虐崔季舒斛律光皆以直見殺帝常自彈胡琵琶唱無愁曲每處深宮蓋見朝士三日一臨小殿啓事者走如飄風顧着肯不敢平視凡諸犬馬皆有儀

同郡君之號又於宮中立貧窮村舍帝自著弊衣為丐每好不急之求夜索蝎及明得三斗置之浴斛使人裸卧其中觀其號叫宛轉以為笑樂又賣爵各分州郡下至鄉官皆降中旨於是州縣官人多出富商大賈竟為貪縱人不聊生及周師至并州謂安德王延宗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遂輕騎還鄴周師逼鄴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士卒為帝撰辭令翌日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乃不復記所授之言遂大笑左右群臣亦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侍郎顏之推薛道衡李德林等勸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遂走至青州為周師所擒周武降至阼階見之封為溫國公又封斛律光為崇國公周武指制書曰此人若在朕何能至鄴又謂後

主曰明月斜律光字既親且賢朕懼之側目向令不死朕不敢出口何爲殺之自取亡滅後主曰陸大姬教臣殺之周武顧而唾之曰寃殺賢輔猶不敢名媢儀國滅宜也初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絶之議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王齊之徵也在位十三年為周所害

公子曰高緯昏亂匹於周之天元孰者爲愈　先生曰齊人鼎足之時世宅中土東踰海岱西距華山南極江淮北臨沙漠燕弧冀馬之勁漁陽上谷之兵負海貢其魚鹽清漳濁其腴潤國富兵彊二方所不及也至如斛律驍勇將帥之雄傑蘭陵忠肅宗王之英武信臣精卒距險乘邊若使中才之君承斯舊業守而勿失鎮之以靜縱不能跨彼邊疆振蕩宇內自可保全四境式固宗

祧而緯狂愚悖亂毀道敗德任用群小誅戮諫臣嬖孽□□圖闒豎含天憲宋鷁有乘軒之寵的盧蒙王食之尊驕淫昏暴宜其亡也比諸天元可為兄弟之國

右北齊自宣王至後主五帝二十八年為周所滅

愬按鄭文貞公魏徵論略曰神武以雄傑之貲始創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之臣盡其力用至於後主內外崩離衆潰於平陽身擒於青土雖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我分其四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世也沐風櫛雨拯其

危弱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而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墻峻宇甘酒嗜音倖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廻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剒被於忠良祿位加乎犬馬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廈不燔延期過歷不亦難乎由是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人事非唯天道也

通紀卷第九

通紀卷第十

後周大祖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隋高祖　煬帝　恭帝

後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先普迴狩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普迴以爲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曰宇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後自陰山徙居遼西魏代有宇文翰守武川帝則翰之孫也父肱母曰王氏帝生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盤龍之狀面色紫光少有大度不事生產

輕財好施以結交賢士大夫爲務年十八隨賀拔岳征万俟醜奴遷夏州刺史岳爲侯莫陳悅所害都督趙貴等推帝爲主帝征悅斬之魏孝武入關帝迎魏武都長安東魏寇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京師大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掎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渡此乃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已來泰每爲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無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灞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謂吾但自守無遠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浮橋未能徑渡此五日中吾取泰必矣帝遂還長安聲言欲

向隴右而潛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陣未及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明年神武又率衆至帝自渭而西十月至沙苑神武來會帝命將士皆偃戈葭蘆中令曰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與之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破之神武夜乘駱駝而遁先是童謠曰高歡騎駱駝浮渡孟津河至是歡於蒲津乘駱駝渡水神武圍獨孤信於洛陽帝救信神武解圍而去帝率輕騎追至河上侯景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為陣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軍中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帝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卯至未戰數

十合氣霧四起莫能相知諸將戰亦不利皆棄卒先歸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前後與東魏相攻十四五年殽澠之間千里無煙矣後神武圍玉壁不下燒營而退帝有疾薨於雲陽宮年五十謚文公及孝閔受禪追尊爲文帝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 公子曰高氏負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險論其智略孰著爲優 先生曰若語其封疆料其士卒則周彊而齊弱非徒鴈行而已文帝潛師致果以少擊衆雖周瑜之破孟德謝元之摧永固無以加也不然何以能拔自行卒閒而覇大業奇謀長筭固有以爲但顧命猶子自相吞噬知人之哲於斯謬矣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文帝第三子魏帝以岐

陽地封帝為周公尋禪位于帝以晉公宇文護為大冢宰帝性剛果見護執政深忌之乃謀殺護事洩帝左右皆為護所殺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幽於舊邸月餘以弑崩在位一年年十六兄毓立

明帝諱毓文帝長子出為岐州刺史有美政及閔帝崩晉公護迎立之分長安為萬年兩縣護猶總萬幾二年四月帝因食糖䭔遇毒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禀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有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兒子幼小未堪當國魯國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宏我周家必此子也詔以為嗣在位三年崩年二十七　公子曰宇文護廢殺二帝而欲自全

臣節不終卒至夷滅觀其心跡逆順云何　先生曰宇文護與晉里克宋謝晦無以異也此三人者並功蓋一時勢傾宇宙若欲窺其神器有餘力矣其始實欲存國安身從容沒齒樹德後人以贖前愆是以里克對云不有廢也將何以興謝晦表云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何負於宋室此其情見乎辭也但三子才不逮於伊霍故不能克全厥美原其本志豈不然乎

武帝諱邕文帝第四子性深沉有遠識非因問終無所言明帝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明帝崩遺詔傳位於帝遂即位改元保定初令百官執笏封開府李淵爲唐國公十二年集群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次之佛爲後誅太宰晉公

護皇大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葬日帝徒跣至陵所及還群臣請即吉帝不許遂申三年之制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丁未集諸將校教以戰陣之法改諸軍事並爲侍官又詔上書者爲表奏詔諸軍大舉伐齊帝自率衆與齊師遇精兵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里帝乘常御馬從者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咸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初齊師恐王師卒至城南穿塹自高山屬于汾水至是齊王於塹北列陣帝欲薄之礙塹而止自卯至申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兵而擊之兵纔合齊人乃退遂逐之斬首萬餘級

齊主乃走之鄴以高延宗鎮并州乘口至城下遂率千餘騎入城東門延宗率其衆排陣而前城下軍退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齊人欲閉門以閫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明日又率諸軍更戰大破之并州平出齊宫金銀寶器及宫女二千人班賜將士遂率軍趨鄴一戰破之齊主率數十騎走青州遣騎追之帝入鄴城祭斛律明月墓帝曰使此人在朕何能至鄴邪尉遲勤擒齊主至帝自阼階以賓主之禮見之封爲溫國公後誅之帝還長安後以疾崩年三十六在位十八年帝用法嚴整其下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玉之飾宫殿華綺者悉撤毁之改爲土階不施櫨栱宫殯幸御

不過十數人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果決能斷大事故得士卒死力破齊之後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當云必使一二年間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藝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筭必能平一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 先生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觀其早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句踐穰苴亦無以過也但攻取之規有稱於海內而仁惠之德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 公子曰其毀滅二教是邪非邪 先生曰非也 公子曰請聞其說 先生曰釋氏之法則有空而無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

寂滅象外之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元牝常存
長生久視騰龍駕鶴區中之教也王於止惡尚仁勝
殘去殺並有益於王化無乖於俗與今以衆僧犯律
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棄其言可絶奚異責檮杌
而廢堯怨有口而黜禹見鄒子之汎濫遠塞河源覩
崑岳之方陽遽捉金燧曾不知潤下之德爲利已還
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局於所見輪廻長夜
之迷自貽沉溺之苦疑誤學者良可痛焉
宣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即位改元大成稅入
市者人一錢詔應拜者皆以三拜爲禮二月禪位皇太
子自稱天元皇帝改元大象冕二十有四旒文物之數
皆多於古間擇京師士人子女以充後宮行幸洛

陽帝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並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壬子幸雲陽宮及還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咸陽池水變爲血帝有疾劉昉鄭譯矯制以隋公堅受遺詔輔政即日帝崩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初帝在東宮武帝恐不能保大業遇之甚嚴小有過失輒加鞭朴帝矯情脩飾是以惡不外聞嗣立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閱先帝宮人逼令侍寢禪位之後躭於後庭或旬日不出公卿皆附閹人奏事自稱所居爲天臺群臣朝見先致齋三日潔齋一日好爲誇大之言每出打千面鼓魚龍之戲常在目前婦人非入宮不得粉飾以墨粧面以黃爲

眉皆為男子拜伏每與群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不
及政理擯斥近臣多於猜忌又吝財物無所賜與常
遣左右録百寮動止所為小有違闕即便加罪自公
卿已下皆被鞭楚每捶人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
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内外恐懼人不自
安太子衍立

靜帝諱衍後改闡宣帝長子即位改元大定以隋公
楊堅為丞相假黄鉞復佛道二教在位一年遜位于
隋居别宫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邑萬戸車服禮樂一如周
制隋開皇元年帝崩年九歳　公子曰天元所行之
事出人意之表詭譎奇恠何太甚乎　先生曰太山
之將崩必因板壤樹之將折皆由蝎蠧國之將亡必

有妖孽若夫天元周之妖孽也其詭譎奇怪豈足怪乎

右後周自閔帝至靜帝五主合二十五年而禪于隋

愬按史論云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彊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靜帝越自沖幼紹茲衰統內相挾孫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彊隋氏因之遂遷龜鼎嗚呼以文皇之經略鴻業武帝之剋崇景祚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隋高祖姓楊氏諱堅小名那羅延本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代孫皇考忠周柱國大將軍封隋國公常從周文帝狩於龍門皇考獨當一猛獸左挾其首

右拔其舌魏恭帝初賜姓普六茹氏開皇元年追尊
爲武元皇帝帝即元皇長子皇妣呂氏以周大統七年
生帝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智仙自江東來
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
帝舍於別舘躬自撫養皇妣嘗抱帝忽見頭上角生
遍體鱗起乃大驚墜帝於地尼自外入見之曰已驚
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犀頭龍頷長上短下右手常
有三字及為丞相忽成王字周太祖每見帝而歎曰
此兒風骨不似俗代間人明帝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
對曰貴不過作柱國耳而陰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必
大誅殺而後定襲爵隋國公周氏既爲皇太子聘帝
長女爲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周武曰普六茹堅

相貌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內史王軌驟諫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武曰必有天命將若之何入爲大司馬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詔以帝輔政立靜帝帝詔爲大丞相相州總管尉遲迥益州刺史王謙並貳於帝帝遣征平之遂受周禪改元開皇移都龍首川自大興至仁壽起十一宮皆飾以金玉以晉王廣及清河公素督兵五十萬伐陳旌旗千里鉦鼓震天俄而平江東擄陳後主議者咸願登封帝曰豈可命一將軍平小國遐邇注意便爲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宜止斯議詔九品以上妻夫亡不得改嫁廢皇太子勇以晉王廣爲太子獨孤后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

迴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因密幸后知乃陰殺之帝大怒單馬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行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自由高熲曰陛下豈爲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候於閤內及帝至后流涕拜謝四年帝有疾於仁壽殿與百寮辭訣並握手歔欷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人侍疾太子無禮宣華訴帝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後事遽令召勇楊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張衡入拉帝血濺屏風冤痛之聲聞于外崩年六十四在位二十三年遺詔曰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天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

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無臣子之心所以黜廢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誠堪朕意朕雖瞑目何所復恨帝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彊兵在重鎮者皆周之舊臣帝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踰三月克定二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居處服玩務從儉約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羅而無金玉之飾路逢上表者皆駐車臨問或潛訪風俗關中穀貴遣左右視百姓所食得豆屑及糟糠而奏之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徹膳又勤於政事晷月未嘗更衣換帶夜所思念秉燭記之末年猜忌尤甚虞慶則史萬歲高熲賀若弼等並皆黜死仁壽之季大業

之初功臣文武及當代名將略無遺矣　論曰文帝創圖立本非積德累仁周室舊臣咸懷憤惋而王謙固三蜀之險不踰周月尉遲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此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斤斧剪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為戮迹其踈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先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為儔乎　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理務從恩

澤故能綏撫新舊緯寧遐邇文武之制皆有可觀及
克定江淮一同書軌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絕
滅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墜萬幾荊璧填於內
府吳姬滿於椒掖仁壽雕飾事將傾宮萬姓力殫中
人産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裁愛子之妃離上相
之母綱紀已紊禮教斯亡牝鷄晨響皇枝勦絕廢黜
不辜樹立非所功臣良佐剪滅無遺季年之失多於
晉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

煬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文帝第二子母曰文獻獨
孤皇后帝美姿貌少敏惠好學善屬文文帝於諸子
中特所鍾愛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時年十三文帝容
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高起

貴不可當文帝嘗幸所居見樂器絃多斷絶又有埃塵以爲不好聲色嘆而久之帝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遊獵遇雨左右進油衣帝曰士卒皆沾濡我獨何用衣此乎陳執施文慶沈客卿楊惠朗徐析曁惠等五佞人斬於右闕下以謝三吴公私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稱其賢進位太尉尋廢太子勇立帝為太子文帝崩即皇帝位改元大業後幸洛陽建造東宫發河南州郡男子百餘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造龍舟鳳舸萬餘艘皆飾以金玉遂幸江都舳艫相接千里不絶八年親率兵征遼號二百萬與高麗戰不勝還師又密勅江淮諸州閲人間童女有姿貌者貢之十二年幸江都宫勅越王侗留守長安以戸部尚書

韋津等共叅政事於是李密竇建德盧明月等所在稱號盜賊公行刼掠州縣又諸道賊帥孟海公徐圓朗朱粲劉武周薛舉蕭銑李子通沈法興等各率衆寇掠多者十萬少者三二萬天下州郡無處無賊加以飢凍男女相枕藉死者不可勝計十三年唐公起義師於太原破宋老生於霍邑所在克敵遂入長安帝在江都聞唐公起兵動容者久之以手撫案曰渠有奇相得之矣如此再三遂欲渡江幸丹陽時宿衛諸將皆是秦人各有懷土之心宇文化及因人之心與裴虔通作亂入犯宮闈宿衛皆走遂執帝將出示衆數以十罪後引入帝求鴆不得令狐行達牽頸使坐以練巾縊之時年五十九及崩化及乃驅率百寮擄掠

妃主并宮殿珍寶羽儀文物傳國神璽並還北宮又撤戶扇為棺瘞帝於後閤後江都太守陳稜欲葬帝求靈柩不得乃設祭慟哭帝遂見形於所葬之地掘而得之容貌如生改葬吳公臺下初帝每引鏡自照嘆曰好頭項誰當斫之在位十三年而崩初宇文化及之亂蕭后隨軍至聊化及敗后與諸宮人並沒於竇建德建德妻曹氏性妬建德不敢與后相見以后及諸宮人處於元城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其可敦即隋義成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入於突厥貞觀中破突厥以禮致之歸於京師

恭帝諱侑煬帝孫文德太子丁大業三年立為陳王後徙為代王煬帝征遼留鎮京師唐公入長安遥尊

煬帝爲太上皇奉帝纂業義寧元年進唐公假黃

鉞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事無

大小憲章賞罰咸歸相府以唐王子爲京兆尹封秦

公二年詔唐王劒履上殿入朝不趍致前後部鼓吹九

錫晃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遂遜位于大唐武德元

年唐奉帝鄅國公行隋正朔二年五月崩年十五在位

二年謚曰恭帝

右隋三帝凡三十八年而禪于大唐高祖神堯皇帝

愬按隋煬之無道所以資我唐之有國不得不然故

史論云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問南平吳會北却匈

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

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貳踐

峻極之崇階承光大之休命地廣三代威震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彊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己飾非拒諫傲很明德暱近讒邪法令滋章淫荒無度内懷險躁外示凝簡播其猜忌肆行威虐誅鋤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不見其功被戮者不知其罪驕恣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騷然有群飛之漸起俄而元感肇黎陽之釁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三辰錯亂六合振蕩天下綱紀於

焉大壞亥姦宄乘釁勢彊弱相凌關梁閉而不通皇輿
往而莫返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流離道路轉死
溝壑者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
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群攻城剽邑流血成
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暇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
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慘慘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
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
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貢珍羞者
升擢論危亡者獲罪貫盈惡稔土崩魚爛普天之
下莫不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然終不悟同彼望
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匹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
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

稷顛殞本枝殄絶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亡斯言信有徵矣恭帝年在幼冲時逢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盜並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留滯不歸遇鼎遷之期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跡其庸可得乎

通紀卷第十